

朱子大全集

第四函
八冊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四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鞏仲至

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又承
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
曲盡佳致尤以爲喜比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
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熹衰病益甚最苦拘攣不能信拙起
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此不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
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
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鞏仲至

掌丞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處佳福足以

爲慰熹哀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況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答書之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塋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腳根不牢實耳輕棄簞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秘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

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
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
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
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
還日幸望錄寄千萬之望貴眷郎娘一一佳俗兒輩蒙問感感
昌父昨日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
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頗爲轉達書中囑渠一
二事幸爲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奉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蕃府
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雅麗精切歎服
深矣筆瓢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

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韋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簡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

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
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
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
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
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
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
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
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
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

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興衛

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

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敬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旣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

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反愧陳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惟者況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

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矣

答輩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沉足以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賤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耳修辭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

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
偶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
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
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
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
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恠雕鏤
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
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
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如
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固以爲無所用於今
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
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

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 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
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 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
莖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 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荆公唐
遜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 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
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 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
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 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
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 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
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 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
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
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 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
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 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
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 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

有畧同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
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爲也
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遣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
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款幸甚

答鞏仲至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以爲慰新詩
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
如租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
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
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
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
之所由可不審哉景迂誌文謾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

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旣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畧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爲王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摹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爲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

朱子大全卷之十四
足言者承欲冬間謁告還浙千萬迂轡爲數日之留當得款晤
以盡所欲言者

答輩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遞角中而詩卷乃似有
折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
改定處如能爲之料理幸爲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
改附回改正易爲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
規模機會深可嘆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
此互有詳畧其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讐刪去如密奏條畫誅
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
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
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熹又上

答輩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他間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雨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爲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答輩仲至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亦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
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
已領但得闔本就校卽刊脩覆校尤易爲力旦夕稍暇或取此
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
其容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
常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
記姉鋒筆力甚勁歎仰云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狠
狠殊可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
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爲報也

答華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陳詩
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